



跨境上學的苦與樂

文：黎燕莉

——專訪學生和家長

每逢周一至周六，一大早，一批批穿着校服的學生會經過拱北關口，進入澳門境內。他們就讀於本澳的幼稚園、小學以至中學，每天背着書包，往來珠、澳兩地。

家在珠海，學在澳門

家在珠海，學在澳門，是跨境上學學生的生活概括。

這些學生均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，有的因父母在珠海經商或在珠海購置居所而選擇跨境上學，但大部分是澳門人和內地人結成“兩地婚姻”而生的子女。

澳門教育進入了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年代，政府在投入巨大資源普及義務教育和提高教育質素的同時，給予私校相當大的自主發展空間，學校百花齊放，學生的前途有多元選擇的優點。因此，在為子女選擇教育的時候，這些兩地婚姻的家庭，多會安排子女在澳門讀書。但這些家庭的居住地多會選擇在珠海，因為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生活開支，另一方面可以讓孩子同時與父母生活在一起。這樣，跨境就學便成為“兩地婚姻”家庭較普遍的現象，漸漸受到社會人士的關注。

隨着兩地婚姻和到珠海置業居民的增多，跨境跨境上學生的數量也就呈現上升澳門趨勢，不僅中學和小學有，甚至在幼兒教育階段也有。

難得的鍛煉

這天，我們來到了北區一間學校，訪問六名跨境上學的小學同學。他們分別就讀於小學三年級、四年級和六年級，一個個天真而爛漫。





學會面對挑戰

“每天過關上學，你們感覺如何？有甚麼難忘的事情？”我問孩子們。

“很累呀！有時天還沒亮便要起床……有時出門時天還沒亮透呢！”

“因為如果在七時半前還沒有到達拱北口岸，那天便會遲到。”

“我們住在珠海，每天早上六時起床，最遲也不能過六時半的。”

“有時媽媽和我一同過關，但大多數時候我和同學們過關……”個子細小的女孩子們，吱吱喳喳地地介紹他們每天上學的經歷。

“由於我們年紀少，不符合自動通過的基本標準，所以必須在櫃檯排隊。在一般情況下，每日七時半之前，拱北關那邊只有三個工作的櫃檯開放，當中並沒有專為跨境學生設置的專櫃，所以我們得和其他人排在一起，有時過拱北關要二十至三十分鐘。”

“過了拱北關，過澳門關便快多了。雖然澳門關也沒有特設專櫃，但大部分情況都是暢通無阻的，過關時間有時才不過一分鐘。”

孩子們逐一講述他們的經驗，互相補充，同聲同氣。

在大多數人的經驗裏，這個年紀的孩子都應該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。世上沒有不愛兒女的父母，但在現實的世界中，並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提供百分之百的貼身照料給孩子。從另一方面看，這或許能讓孩子們獲得一種難得的鍛煉！

不過，同學們過關上學並不是次次順利。

“我們年紀太小了，有時過關時會被關員追問：‘你一個人嗎？有大人和你一起嗎？’為了趕上學，我們迫不得以說謊，說媽媽在內地人通道那邊排隊過關，所以和我排在不同的通道。”

同學們知道說謊是不該的，但為了上學，沒有選擇的餘地。他們中，父親多為澳門人，媽媽是內地人，證件問題限制了父母照顧子女跨境上學。

“最初，家人陪我過關，但過了一段日子，要自己過了……”

聽着小女孩說的話，心中充滿了對她的憐憫，但隨即而至的是對他們的佩服和讚嘆：這麼小的年紀便能照顧自己，每天穿梭於人流複雜的邊境，真行！

沒有父母的貼身關照，同學們之間的守望相助顯得十分重要。

為了減低危險性和增加彼此的關照，住在同區的同學會盡量約同上學，共同踏進拱北關口，進入澳門，到達學校。

雖然如此，同學們還是遇到不少“怪事”。





“有一次排隊過關，在我後面的那個阿姨跟我聊天，問了我很多問題：你今年幾歲？在哪讀書？幾年級？……我想不過聊聊天，便有問必答。當輪到我的時候，她說要跟我一同過，還搶去我的證件，硬拉住我的手，嚇得我很怕，甚麼也不懂得反應，心想：那個人想綁架我！於是我拼力搶回我的證件，擺脫那個人的拉扯，迅速地走到人群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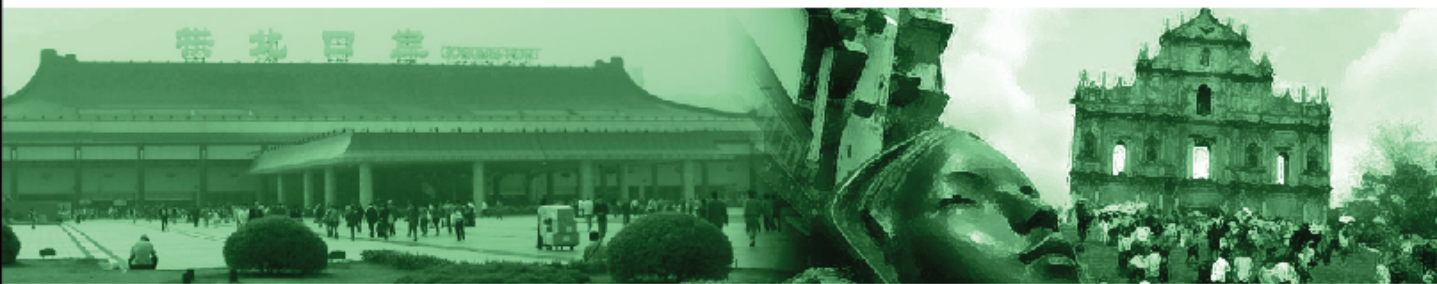
聽小妹妹講這番經歷，真替她捏一把汗。

此次以後，小妹妹再不敢隨便和陌

生人間談，對周圍環境的警覺性提高了很多。

拱北是中國南方的大門，每天有無數的人流和貨物往來，當中不少人依靠運送生活物品以賺取生活費，這種現象每天都在同學們的眼中出現，甚至對他們造成影響。

“有時會有人叫我幫他/她帶貨過關，說給我五元回報，有汽水、蔬菜……但我沒有帶。”年紀稍大的同學曾被水客邀請協助。不過以他所知，有些同學抵受不住金錢的誘惑，曾客串做小水客。



學校老師得知這種情況，提醒小朋友莫貪便宜。小小的收益背後可能隱藏着犯罪行為，不值得以身犯險。可是，有些家長也是專業水客，小朋友耳濡目染，有時甚至協助父母工作，以幫補家計，師長們也感無奈。

除了“水客”問題，跨境學生每天都可能會遇到成人世界中一些被視為習以為常的“不平事”。

“我最討厭人們沒有秩序，很多時‘打尖’的是大人，如果我們出聲，便會捱罵，真氣！”說到這，幾位同學氣難平。

匆匆地來，匆匆地去。小朋友每天穿梭澳、珠邊境，光怪陸離的世界既近、又遠。

對於孩子們來說，這條充滿忙碌人群的通道，本來不過是上學、回家的必經之路而已。但仔細想想，他們的“人生之路”不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嗎？這條簡單的“通道”，作為他們人生經驗最初階段的一部分，有價值，也充滿着變數，實在令人牽掛。



分秒必爭的競賽

不過，對於同學們來說，他們最關心的是“可以返學無咁辛苦”。

口岸七時正開啟，學校八時十分上學。分秒必爭，是跨境學生每天要面對的競賽。一分一秒，對同學們都十分重要。

根據同學們的介紹，每天他們要在家附近坐公共汽車至拱北口岸附近，單是這段車程，有時已需三十分鐘，然後排隊過關。到達澳門以後，再轉乘公共汽車到達學校。如果等車太久或者乘客太多，他們只好背着沉重的書包走路上學。這一段路程，以一個成年人的速度，走路也至少要十五分鐘。

如果一切順利，同學們又快手快腳，通常都不會遲到的。但是，凡事都有例外。有時，口岸的電腦系統出故障，一弄弄很久，出入境人士便只有呆等，直至問題解決，出入境才可恢復正常秩序。然而，學校的上課鈴是不會等人的，於是整批跨境學生一同遲到，手冊上多了幾個紅字。學校制度必須一視同仁，哪管他們天還沒亮透已經踏上上學的路途。

上學時間緊張，放學便相對輕鬆了。雖然是同樣的路程，但不用急急忙忙的趕呀趕，感覺好多了！基於跨境學生的特殊情況，有的學校提供了相應的服務。中午，學生們可在學校“搭食”和休息；下午放學後，學生可參加督課班和補習班，這讓家長們無須費盡周折為子女在校外

安排補習，也可減省不少費用。

下午三時四十分，學校放學；四時五十分，督課班放學；六時半至七時，補習班放學。同學們隨即踏上歸途，到達家時已是八時以後。隨即吃飯、洗澡，九時半前必須上床睡覺，否則翌日早起便沒有保證。

今年畢業班的同學坦言，跨境上學的現況和學習壓力與日俱增，互相拉扯，令他越來越吃力：“有一次，為了應付翌日的測驗，溫習至晚上十一時，結果第二早睡過頭，趕啊趕的還是遲到了……”這一次以後，他不敢再“開夜車”。

為了彌補晚上溫習時間的不足，同學會想方設法抓住時間的每一秒：

“在上學和放學途中，我會盡量溫習，在公共汽車上，在排隊過關時，我都拿着書本或筆記，反正都是等着。”

這種刻苦求功的精神，值得學習。同時，也讓人慨嘆。





臨時嫗姆

孩子們的承擔最直接，家長們怎不心痛？！

劉女士是內地人，丈夫是澳門人，任職大廈管理員，收入低微，是一家人唯一的經濟支柱。

“我們申請入住社會房屋已三年，但現仍在輪候當中，面對澳門日益上揚的房租，住在珠海是我們唯一的選擇。”劉女士說。

每天上午，劉女士會陪女兒從拱北口岸回澳上學，同時充當其他同校跨境學生的臨時嫗姆。

“我是義務協助其他同學和他們的家庭的。跟我一樣，有幾位家長輪流當義工，互相配合，組織起來，協助跨境家庭跟進孩子們在澳的生活。”此刻說話間，劉女士的手機響起，是一位珠海家長打來的。

“將心比己，大家有着同樣的處境，守望相助，同舟共濟，今天我幫人，明天人幫我，能做到便做，有何所謂呢？！”劉女士說。

“有時，一些沒有親人在澳門的同學們病倒了，我們便成為學校及其家長之間的媒介，提供暫時性照料，管接管送；平日，我們也受託於家長們，向學校了解孩子的學習近況和生活。”和劉女士暢談間，她的手機頻頻響起，來的都是一些身處珠海的家長電話，詢問子女的接送情況。

由於證件類別的緣故，劉女士進出珠、澳兩地，單是排隊就要用去一個小時。



她坦言，這的確疲勞，但和背着書包、趕時間和必須專心學習的孩子們相比，又算不上甚麼！

“拱北治安不佳，口岸人流複雜，任由女兒一人出入境，我放不了心！反正我可以做的也不多，能做的我會盡力……”

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。劉女士的熱心，更令人敬佩！





跨境學童的期望

學生出入境的安全問題，社會和成人都較關注。2007年，鄰近地區層有失蹤兒童穿校服過關，而被誤認為是跨境上學學童的案例，暴露了邊境通道管制的問題。這樣的問題雖然在澳門未有發現，但也令人擔心。

對於跨境學童，有關方面應給予關懷。

劉女士認為兩地口岸均有改善的空間。她建議在上學時段內，兩地口岸為跨境學童設立專門通道，讓家長和子女同時出入境，取代目前以證件類別限制過境通道的固有做法。這種彈性措施，一方面便於家長照顧子女，另一方也可省卻學生出入境輪候的時間。

然而，無論是家長抑或學生，他們最大的期望，還是一個可以在澳門安居的家。

“我們每天這樣上學很累呀！我們都和父母說過，想搬回澳門居住，就不用天未亮便起床，還可以和同學們一起多參與一些活動。”同學們齊聲說。

不過，孩子們的願望並不是說實現便可實現的。家長們安慰孩子，鼓勵他們用功讀書，自己則努力工作，創造條件改善生活。

真誠地祝願他們，願望早日成真。

